

皇
清
经
解

聖

詩

經

傳

皇清經解卷八十八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

啟源著

數典

祀典

鄭元王肅論郊祀各不同鄭謂天有六天歲有九祭王謂天惟一天歲止二祭六天者天皇大帝及五精帝也九祭者冬至圓丘祭天皇大帝配以帝嚳爲一祭大司樂地上之圓丘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祭法禘嚳是也夏正月祈穀於南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又爲一祭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春秋書郊左傳啟鑿而郊祭法郊稷是也夏祈穀於南郊徧祭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又爲一祭春秋經及月令大雩左傳龍見而雩

是也四時及季夏迎氣祭五精帝亦配以五人帝又共爲五
祭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月令迎氣於四方是也季秋大饗
明堂祭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及文武又爲一祭以文配五帝
曰祖以武配五帝曰宗月令太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祭法祖文王何終之曰孝經周公攝政時故文言宗祭法成王反位後行故文言祖
而宗武王是也合之凡九矣王則謂圜丘卽郊日至與孟春
止祭一天其迎氣與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後儒各宗其師
說故歷代郊祀之制互有變易宋儒主王惟明堂之祭仍以
爲上帝云以鄭學言之其樂章則圓丘歌昊天有成命明堂
歌我將春祈穀夏大雩皆歌噫嘻而商頌長發大禘亦圜丘
所歌也至迎氣之樂章則周頌無文焉又元鳥至之日郊禊

祈祭亦祭感生帝而配以先祿生民克禋克祀是也此在九
祭之外

社稷歲凡三祭其二祭見詩載芟祈社稷此春祭也月令仲春
命民社指此甫田以社以方良耜秋報社稷此秋祭也又一
祭在孟冬月令大割祀於公社是也詩未及焉案王鄭論社
稷亦多異議謂社祭句龍稷祭后稷是人鬼非地神者此孔
安國賈逵馬融之說而王肅祖之者也謂社是五土總神而
句龍配之稷爲原隰之神而后稷配之此鄭元之說而其徒
馬昭等述之者也肅與昭等往復辨難不啻聚訟後儒莫能
定其是非焉

七廟之說王鄭亦不同鄭謂周止祭四代及夫祖合文武二世

室而爲七廟王謂七廟爲天子常禮二世室在七廟之外二說之是非止據商書七世之廟一語可斷之矣鄭信韋元成議而不見古文尙書故有此謬然王氏之說實祖禮器王制荀卿書穀梁傳及劉歆馬融之言其來已久鄭何弗之信乎先儒言禘祫其說有三鄭元以爲祫大而禘小王肅張融孔晁之徒以爲禘大而祫小賈逵劉歆杜預之徒以爲禘祫一禮而二名古經缺略無由斷其孰是以鄙見論之賈劉杜之說長也孔疏釋詩專據鄭箋爲說而鄭之言禘則有四焉圜丘祭天而配以饗一禘也南郊祭感生帝而配以稷二禘也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卽五年再殷祭三禘也致新主於廟遠主當祧因大祭以審昭穆四禘也四者二祭天二祭廟皆得禘名矣

周頌雔篇五年之禘也商頌長發南郊之禘也宋儒則從王

義

樂舞

禮記下而管象成童舞象鄭注以爲大武蓋周頌有二象維清奏象舞象文王之事武奏大武象武王之事左傳季札所見舞象文王之象也禮器文王世子內則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所云象皆武王之象也武詩則簫管以吹之故云管象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故曰舞象

先王不制夷禮而制夷樂

白虎通曰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
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禮

禮者身當覆而行之
夷狄不能行禮也

特設韁師鞮屨氏二職以掌之魯大廟

亦納夷蠻之樂然有舞而無聲與雅樂不同止以美大王者

之德無所不被耳又周之王化先致南方武王伐紂誓師獨舉入國而髮微庸濮皆南蠻可見也故南樂尤重焉旄人以教國子胥鼓其節而鼓鐘詩舉南樂以總四夷毛韓二家皆云示德廣之所及必有本矣宋儒不信古義遂妄解爲二南

禮制

王伯厚

應麟

言康成釋禮其經傳無明文者輒引漢禮證之蓋漢

世去古未遠其制度猶有三代之遺用此證彼或可得其彷

彿耳今以見於詩者言之抱裯漢抱帳也副漢步搖也六珈

步搖上飾也卿士之館

縕衣

諸廬也重喬所以縣毛羽也

疏云猶今

之鵠毛櫟則

又證以唐制

汕撩罟也邪幅行縢也醻今之勸酒也簫賣餽

者所吹也春酒中山冬釀也戈今之句矛戟也以至有瞽樂

器則大子樂可據也挈壺之刻漏玉瓚大斗之尺寸則漢之禮器猶存也然猶不敢質言之僅曰某若今之某云爾後世去古彌遠卽漢制已不可考何況三代乃欲執近事以測古經如據韓愈畫記以釋載獫歌驕據大隄曲以釋漢有游女據姚崇焚蝗之令以釋秉畀炎火據灑魚又綱以釋月離于畢據俗諺籬頭吹簞篥以釋一之日觱發皆非吾所敢信

土田

成周土田之制鄉遂都鄙不同鄉遂之法溝洫以授田貢以制賦比伍以調兵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洫法也而以什一貢法制賦至調兵則小司徒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又凡起徒毋過家一人是一家出一夫

一鄉出一軍此比伍法也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制賦
邱乘以調兵小司徒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此井田法也而
以九一助法制賦至調兵則司馬法甸方八里實六十四井
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
邱乘法也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起數比伍以家起兵邱
乘以田起兵比伍一家出一人邱乘七家出一人此其異也

陳潛室木鐘集論之甚詳

今案良耜之百室箋以爲共洫而耕共族而居

其鄉遂乎信南山之禹甸箋以爲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甫
田之十千箋以爲成方十里其田萬畝其都鄙乎噫嘻之三
十里箋以爲萬夫之地疏以爲與公邑采地共爲部本詩詳見其

兼乎鄉遂都鄙乎

梁名

梁之名所施甚多而詩有其四無逝我梁在彼淇梁維鶴在梁
鴛鴦在梁有鳩在梁皆漁梁也石絕水爲堰而笱承其空天
官獻人爲梁王制虞人入澤梁指此如茨如梁橋梁也以木
爲之月令謹關梁周語十月成梁指此爾雅釋宮隄謂之梁
郭氏解之兼上二梁矣造舟爲梁浮梁也雖用以渡水而異
於橋惟天子得乘之五梁梁輶車上之梁也毛云輶上句衡
謂輶稍曲而上至衡從衡上而下句之則衡橫於輶下如屋
之梁也輶亦名轔以上爲梁者四而棟梁不與焉

門室

天子有五門最外曰皋門次內曰庫門又內曰雉門又內曰應

門最內曰路門外朝在皋門內治朝在應門內燕朝亦名路
寢在路門內所謂三朝也路門亦名畢門亦名虎門亦名寢
門以其內有路寢也路寢之內有小寢五是爲王之六寢六
寢之內則爲后之六寢亦謂之六宮康成曰婦人稱寢曰宮
正寢一燕寢五與王同諸侯有庫路雉而無皋應惟魯以周
公故庫雉二門得兼天子皋應之制然止三門而已無五門也
牖下通明之地也朱子以奧當之屋漏當白之處也朱子以暗
室稱之殆未循名而覈實乎

器用

人輓車曰輓周禮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輓曰余車殷曰胡
奴車周曰輜車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輓殷十八人而輓周

十五人而輦宋書及通典皆曰夏之末代所造甘丹亦云桀駕人車然輦之爲用行則載任器止則爲蕃營師旅田役用之不以乘也周禮小司徒鄉師縣師稍人均人遂人所掌者是皆供徒役之用詩車攻傳以徒爲輦者爲田獵也黍苗篇我輦爲城謝也何草不黃篇有棧之車箋云輦者爲用兵不息也皆以載任器惟巾車掌王后五路有輦車左傳晉范宣子使二婦人輦而如公齊子尾疾於公宮輦而歸衛公叔文子輦而如公此俱用以乘然王后止乘於宮中三子或遇變或疾或老皆非其常也桀無故而駕之則世以爲譏矣黃公紹謂王朝步自周步爲步輦恐不可信

禮簋方而蓋圓蓋盛稻梁簋盛黍稷然用簋則簋從用簋或不

設簠簋亦以盛稻梁故古書言簠多不言簋凡言二簋者稻梁也諸侯日食以之若用享則薄矣故易曰應有時也四簋者加以黍稷諸侯朔月食之而養賢者以爲平常燕食則禮待之隆也六簋者加以麥菑天子朔月食之若盛舉則稻梁各二合黍稷麥菑是爲八簋伐木篇陳設八簋是也又有十二簋王者以待諸侯而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此則禮食所用不同於常食矣

圜曰筥方曰筐筐五斛筥五升筥小而筐大然筐之爲制又不同大筐五斛小筐五升深者爲懿筐淺者爲頃筐采桑欲其多容故取其深卷耳易盈標梅將盡則用其淺而已鹿鳴之筐以受幣帛楚齊之筐以受黍稷牢肉鄭義采蘋之筐以受蘋

藻采菽之筐以受豆蘷良耜之筐以受餧餉之黍而與筥偕者三焉其小筐乎若大筐則盛米以饋聘賓用之

射有鵠有正有質而的其總名也大射射皮侯的以鵠製皮爲之實射射采侯的以正采畫爲之燕射射皮侯的以質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爲之猗嗟不出正此賓射也賓之初筵箋云舉鵠而棲之於侯此大射也經云發彼有的傳云的質此燕射也毛以首章爲燕射矣鄭衆馬融王肅謂鵠大於正正大於質共在一侯皆誤惟康成據周禮分爲三射之侯獨得之陸佃言皮侯無正有鵠采侯有鵠無正獸侯有質無鵠無正是也質亦采畫但正畫五色質畫各獸之形爲異則質亦可謂正案質亦名蓺行葦傳云已均中蓺箋云蓺質也疏以

質爲正鵠之總名又正亦作鴻鵠擊鴻皆鳥也鵠高遠鴻捷黠以中之爲俊故的取名焉

旗幟

司常九旗曰常也旂也旛也旁也旂_{亦作旂}也旛也旂也既也旂也旂與物則二者亦見詩詩得九旗之七而於旂尤屢及之出車采芑之旂以出師庭燎采菽載見之旂以朝於王元鳥之旂以助祭閟宮之旂以承祭韓奕之旂天子所賜皆諸侯事也九旂中常最尊而旂卽次焉天子建常諸侯建旂非他人可得假故詩咏旂專目諸侯矣爾雅釋天亦詳旂制大約竿首設旄旂首注旂九旂所同而旂竿則綱以素錦韓奕之綏章

毛云大綏指竿首之旄也下以纓帛爲繆衫而眾旄著焉旄有九詩所云央央淠淠陽陽茂茂皆旄繆之貌狀也畫素龍於繆故載見閟宮元鳥三詩皆言龍旂也縣鈴於竿首故載見又言和鈴央央也至於綦組之飾與諸旗等耳而朱縷以維持之則同於大常案王之金路亦建大旂此或王之旂制乎諸侯旒不曳地當不必用纓維矣

馮氏名物疏引左傳楚子元魯陽虎之旂證六月詩白旂是軍前大旂當矣至以昭十三年晉治兵邾南卒未建而不旂壬申復旂之爲大將所建大旂則不然凡經傳用字有虛實此傳之旂乃虛字耳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注云綏舒垂之也結收斂之也傳不旂卽收斂之謂旂之卽舒垂之謂非實